

第八回

我佛造經傳極樂

觀音奉旨上長安

試問禪關，參求無數，往往到頭虛老，磨磚作鏡，積雪爲糧，迷了幾年少？毛吞大海，芥納須彌，金色頭陀微笑。悟時超十地三乘，凝滯了四生六道。誰聽得絕想崖前，無陰樹下，杜宇一聲春曉？曹溪路險，鷲嶺雲深，此處故人音杳。千丈水崖，五葉蓮開，古殿簾垂香鼻。那時節，識破源流，便見龍王三寶。

這一篇詞，名蘇武慢。話表我佛如來，辭別了玉帝，回至雷音寶刹，但見那三千諸佛，五百阿羅，八大金剛，無邊菩薩，一個個都執着幢幡寶蓋，異寶仙花，擺列在靈山仙境，娑羅雙林之下，接迎。如來駕住祥雲，對衆道：『我以——

『甚深般若，遍觀三界。根本性原，畢竟寂滅。同虛空相，一無所有。殄伏乖猴，是事

真識。名生死始，法相如是。」

說罷，放舍利之光，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，南北通連。大衆見了，皈身禮拜。少頃間，聚慶雲彩霧，登上品蓮臺，端然坐下。那三千諸佛，五百羅漢，八金剛，四菩薩，合掌近前禮畢，問曰：「闍天宮攪亂蟠桃者，誰也？」如來道：「那厮乃花果山產的一妖猴，罪惡滔天，不可名狀；概天神將，俱莫能降伏；雖二郎捉獲，老君用火煨煉，亦莫能傷損。我去時，正在雷將中間，揚威耀武，賣弄精神，被我止住兵戈，問他來歷，他言有神通，會變化，又駕筋斗雲，一去十萬八千里。我與他打了個賭賽，他出不得我手，却將他一把抓住，指化五行山，封壓他在那裏。玉帝大開金闕瑤宮，請我坐了首席，立安天大會謝我，却方辭駕而回。」

大衆聽言喜悅，極口稱揚。謝罷，各分班而退，各執乃事，共樂天真。果然是——

瑞靄漫天竺，虹光擁世尊。西方稱第一，無相法王門。

常見伎猿獻果，麋鹿啣花；青鸞舞彩鳳鳴，靈龜捧壽，仙鶴擒芝。安享淨土祇園，受用龍宮沙界。日日開花，時時果熟。習靜歸真，參禪果正。不滅不生，不增不減。煙霞

縹緲隨來往，寒暑無侵不記年。

詩曰：——

去來自在任優游，也無恐怖也無愁。極樂場中俱坦蕩，大千之處沒春秋。

佛祖居於靈山大雷音寶刹之間，一日，喚聚諸佛，阿羅揭諦，菩薩金剛，比丘僧尼等衆，曰：「自伏乖猿，安天之後，我處不知年月，料凡間有半千年矣。今值孟秋望日，我有一寶盆，具設百樣奇花，千般異果等物，與汝等享此「孟蘭盆會」如何？」概衆一個個合掌，禮佛三匝，領會。如來却將寶盆中花果品物，着阿難捧定，着迦葉佈散。大衆感激，各獻詩伸謝。

福詩曰：——

福星光耀世尊前，福納彌深遠更綿。福德無疆同地久，福緣有慶與天連。福田廣種年年盛，福海洪深歲歲堅。福滿乾坤多福蔭，福增無量永周全。

祿詩曰：——

祿重如山彩鳳鳴，祿隨時泰祝長庚。祿添萬斛身康健，祿享千鍾世太平。祿俸齊
天遠永固，祿名似海更澄清。祿恩遠繼多瞻仰，祿爵無邊萬國榮。

壽詩曰：

壽墨獻彩對如來，壽域光華自此開。壽果滿盤生瑞靄，壽花新採插蓮臺。壽詩清
雅多奇妙，壽曲調音按美才。壽命延長同日月，壽如山海更悠哉。

衆菩薩獻畢，因請如來明示根本，指解源流。那如來微開善口，敷演大法，宣揚正果，講的
是三乘妙典，五蘊楞嚴。但見那天龍圍繞，花雨繽紛。正是一禪心朗照千江月，真性清涵萬里
天。如來講罷，對衆言曰：『我觀四大部洲，衆生善惡，各方不一：東勝神州者，敬天敬地，心爽
氣平；北鉅盧洲者，雖好殺生，祇因糊口，性拙情疎，無多作踐；我西牛賀洲者，不貪不殺，養氣潛
靈，雖無上真人，人人固壽；但那南瞻部洲者，貪淫樂禍，多殺多爭，正所謂口舌凶場，是非惡海。我
今有三藏真經，可以勸人爲善。』

諸菩薩聞言，合掌皈依，向佛前問曰：『如來有那三藏真經？』如來曰：『我有法一藏，談

天論一藏，說地經一藏，度鬼三藏，共計三十五部，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，乃是修真之徑，正善之門。我待要送上東土，叵耐那方衆生愚蠢，毀謗真言，不識我法門之要旨，怠慢了瑜迦之正宗。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，去東土尋一個善信，教他苦歷千山，遠經萬水，到我處求取真經，永傳東土，勸化衆生，却乃是個山大的福緣，海深的善慶。誰肯去走一遭來？」

當有觀音菩薩，行近蓮臺，禮佛三匝，道：「弟子不才，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。」諸衆抬頭觀看，那菩薩——

理圓四德，智滿金身。纓絡垂珠翠，香環結寶明。烏雲巧疊盤龍髻，繡帶輕飄彩鳳翎。碧玉紐，素羅袍，祥光籠罩；錦絨裙，金絲索，瑞氣遮迎。眉如小月，眼似雙星。玉面天生喜，朱唇一點紅。淨瓶甘露年年盛，斜插垂楊歲歲青。解八難，度羣生，大慈憫故。鎮太山，居南海，救苦尋聲，萬稱萬應，千聖千靈。關心欣紫竹，蕙性愛香藤。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，潮音洞裏活觀音。

如來見了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別個是也去不得；須是觀音尊者，神通廣大，方可去得。」菩薩

道：『弟子此去東土，有甚言語吩咐？』如來道：『這一去，要踏看路道，不許在霄漢中行，須是要半雲半霧；目過山水，謹記程途遠近之數，叮嚀那取經人，但恐善信難行，我與你五件寶貝。』
即命阿儺，迦葉，取出「錦襴袈裟」一領，「九環錫杖」一根，對菩薩言曰：『這袈裟，錫杖，可與那取經人親用。若肯堅心來此，穿我的袈裟，免墮輪迴；持我的錫杖，不遭毒害。』

這菩薩皈依拜領，如來又取三個箍兒，遞與菩薩道：『此寶喚做「緊箍兒」，雖是一樣三個，但只是用各不同。我有一「金緊禁」的呪語三篇。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，你須是勸他學好，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。他若不伏使喚，可將此箍兒與他帶在頭上，自然見肉生根。各依所用的呪語念一念，眼脹頭痛，腦門皆裂，管教他入我門來。』

那菩薩聞言，踴躍作禮而退，即喚惠岸行者隨行。那惠岸使一條渾鉄棍，重有千斤，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的大力士。菩薩遂將錦襴袈裟，作一個包裹，令他背了。菩薩將金箍藏了，執了錫杖，徑下靈山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佛子還來歸本願，金蟬長老裏梅檀。

那菩薩到山脚下，有玉真觀金頂大仙，在觀門首接住，請菩薩獻茶。菩薩不敢久停，對大仙曰：『今領如來法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去。』大仙道：『取經人幾時方到？』菩薩道：『未定，約摸二三年間，或可至此。』遂辭了大仙，半雲半霧，約記程途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——

萬里相尋自不言，却云誰得意難全？求人忽若渾如此，是我平生豈偶然？傳道有方成妄語，說明無信也虛傳。願傾肝胆尋相識，料想前頭必有緣。

師徒二人正走間，忽然見弱水三千，乃是流沙河界。菩薩道：『徒弟呀，此處却是難行。取經人濁骨凡胎，如何得渡？』惠岸道：『師父，你看河有多遠？』那菩薩停雲步看時，只見

東連沙磧，西抵諸番；南達烏戈，北通鞬韞。徑過有八百里遙，上下有千萬里遠。水流一似地翻身，浪滾却如山聳背。洋洋浩浩，漠漠茫茫，十里遙聞萬丈洪。仙槎難到此，蓮葉莫能浮。衰草斜陽流曲浦，黃雲影日暗長堤。那裏得客商來往？何曾有漁叟依棲？平沙無鴈落，遠岸有猿啼。只是紅蓼花繁知景色，白蘋香細任依依。

菩薩正然點看，只見那河中，潑刺一聲響，水波裏跳出一個妖魔來，十分醜惡。他生得：

青不青，黑不黑，晦氣色臉；長不長，短不短，赤脚筋軀。眼光閃爍，好似竈底燈；口角丫叉，就如屠家火鉢。獠牙撐劍刃，紅髮亂蓬鬆。一聲叱咤如雷吼，兩脚奔波似滾風。

那怪物手執一根寶杖，走上岸就捉菩薩，却被惠岸掣渾鐵棒攔住，喝聲「休走！」那怪物就持寶杖來迎。兩個在流沙河邊，這一場惡殺，真個驚人——

木吒渾鐵棒，護法顯神通；怪物降妖杖，努力逞英雄。雙條銀蟒河邊舞，一對神僧岸上沖。那一個威鎮流沙施本事，這一個力保觀音建大功。那一個翻波躍浪，這一個吐霧噴雲。翻波躍浪乾坤暗，吐霧噴雲日月昏。那個降妖杖，好便似出山的白虎；這個渾鐵棒，却就如臥道的黃龍。那個使將來，尋蛇撥草；這個丟開去，撲鷄分松。只殺得昏漠漠，星辰燦爛；霧騰騰，天地朦朧。那個久住弱水，惟他狠；這個初出靈山第一功。

他兩個來來往往，戰上數十合，不分勝負。那怪物架住了鐵棒道：「你是那裏和尚，敢來

與我抵敵？」木吒道：「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吒惠岸行者，今保我師父往東土尋取經人去。你是何怪，敢大胆阻路？」那怪方纔醒悟道：「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，爲何來此？」木吒道：「那岸上不是我師父？」

怪物聞言，連聲啞喏；收了寶杖，讓木吒揪了去見觀音，納頭下拜，告道：「菩薩，恕我之罪，待我訴告。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靈霄殿下侍變輿的捲簾大將。只因在蟠桃會上，失手打碎了玻璃盞，玉帝把我打了八百，貶下界來，變得這般模樣；又教七日一次，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，故此這般苦惱。沒奈何，饑寒難忍，三二日間，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；不期今日無知，沖撞了大慈菩薩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在天有罪，既貶下來，今又這等傷生，正所謂罪上加罪。我今領了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你何不入我門來，皈依善果，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我教飛劍不來穿你。那時節功成免罪，復你本職，心下如何？」

那怪道：「我願皈依正果。」乃向前道：「菩薩，我在此間吃人無數，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，都被我吃了。凡吃的人頭，拋落流沙，竟沉水底；（這個水，鵝毛也不能浮。）惟有九個取經人

的骷髏，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。我以為異物，將索兒穿在一處，閑時拿來頑耍。這去，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，却不是反悞了我的前程也？」菩薩曰：「豈有不到之理？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，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。」怪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願領教誨。」菩薩方與他摩頂受戒，指沙爲姓，就姓了沙；起個法名，叫做個沙悟淨。當時入了沙門，送菩薩過了河，他洗心滌慮，再不傷生，專等取經人。

菩薩與他別了，同木吒徑奔東土。行了多時，又見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惡氣遮漫，不能步上。正欲駕雲過山，不覺狂風起處，又閃上一個妖魔。他生得又甚兇險：

捲上蓮蓬吊搭嘴，耳如蒲扇顯金睛。
獠牙鋒利如鋼剗，長嘴張開似火盆。
金盃緊繫腮邊帶，勒甲絲纏蟒退鱗。
手執釘鈿龍探爪，腰挎彎弓月半輪。
剎剎威風欺太歲，昂昂志氣壓天神。

他擡上來，不分好歹，望菩薩，舉釘鈿就築；被木吒行者攔住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那潑怪，休得

無禮看棒！妖魔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看鈹！」兩個在山底下，一沖一撞，賭鬪輸贏。真好殺：

妖魔兇猛，惠岸威能。鉄棒分心搗，釘鈹劈面迎。播土揚塵天地暗，飛砂走石鬼神驚。九齒鈹，光耀耀，雙環響曉；一條棒，黑悠悠，兩手飛騰。這個是天王太子，那個是

元帥精靈。一個在普陀爲護法，一個在山洞作妖精。這場相遇增高下，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。

他兩個正殺到好處，觀世音在半空中，拋下蓮花，隔開鈹杖。怪物見了心驚，便問：「你是那裏和尚，敢弄甚麼『眼前花』哄我？」木吒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肉眼凡胎的潑物，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。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，你也不認得哩！」那怪道：「南海菩薩，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？」木吒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怪物撇了釘鈹，納頭下禮道：「老兄，菩薩在那裏？煩你引見一引見。」木吒仰面指道：「那不是？」怪物朝上磕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菩薩，恕罪！罪恕罪！」

觀音按下雲頭，前來問道：「你是那裏成精的野豕，何方作怪的老屍，敢在此間攪我？」

那怪道：「我不是野豕，亦不是老處，我本是天河裏天蓬元帥。只因帶酒戲弄嫦娥，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鎚，貶下塵凡；一靈真性，竟來奪舍投胎，不期錯了道路，投在個母猪胎裏，變得這般模樣。是我咬殺母猪，打死羣彘，在此處占了山場，吃人度日。不期撞着菩薩，萬望拔救，拔救。」

菩薩道：「此山叫做甚麼山？」怪物道：「叫做福陵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叫做雲棧洞。洞裏原有個卵二姐。他見我有些武藝，招我做個家長，又喚做「倒踏門」。不上一年，他死了，將一洞的家當，盡歸我受用。在此日久年深，沒有個膽身的勾當，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。萬望菩薩恕罪。」

菩薩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若要前程，莫做沒前程。』你既上界違法，今又不改兇心，傷生造孽，却不是二罪俱罰？」那怪道：「前程！前程！若依你，教我喝風常言道：『依着官法打殺，依着佛法餓殺。』去也！去也！還不如捉個行人，肥膩膩的吃他家娘！管甚麼二罪，三罪，千罪，萬罪！」

菩薩道：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」汝若肯歸依正果，自有養身之處。世有五穀，儘能濟飢，爲何吃人度日？」

怪物聞言，似夢方覺，向菩薩道：「我欲從正，奈何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！」」菩薩道：「我

領了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你可跟他做個徒弟，往西天走一遭來，將功折罪，管教你脫離災瘴。那怪滿口道：『願隨願隨！』菩薩纔與他摩頂受戒，指身為姓，就姓了猪；替他起個法名，就叫做猪悟能。這此領命歸真，持齋把素，斷絕了五葷三厭，專候那取經人。

菩薩却與木吒，辭了悟能，半與雲霧前來。正走處，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。菩薩近前問曰：『你是何龍，在此受罪？』那龍道：『我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。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，我父王表奏天庭，告了忤逆。玉帝把我吊在空中，打了三百，不日遭誅。望菩薩搭救，搭救！』

觀音聞言，即與木吒撞上天門裏，早有丘張二天師接着，問道：『何往？』菩薩道：『貧僧要見玉帝一面。』二天師即忙上奏。玉帝遂下殿迎接。菩薩上前禮畢，道：『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，路遇孽龍懸吊，特來啟奏，饒他性命，賜與貧僧，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脚力。』玉帝聞言，即傳旨赦宥，差天將解放，送與菩薩。菩薩謝恩而出。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，聽從菩薩使喚。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，只等取經人來，變做白馬，上西方立功。小龍領命潛身不顯。

菩薩帶引木吒行者過了此山，又奔東土。行不多時，忽見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木吒道：「師父，那放光之處，乃是五行山了！見有如來的「壓帖」在那裏。」菩薩道：「此却是那攪亂蟠桃會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，今乃壓在此也。」木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師徒俱上山來，觀看帖子，乃是「噫，嘛，呢，叭，咪，吽」六字真言。菩薩看罷，歎惜不已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——

「堪歎妖猴不奉公，當年狂妄逞英雄。欺心攪亂蟠桃會，大胆私行兜率宮。十萬軍中無敵手，九重天上有威風。自遭我佛如來困，何日舒伸再顯功！」

師徒們正說話處，早驚動了那大聖。大聖在山根下，高叫道：「是那個在山上吟詩，揭我的短哩？」菩薩聞言，竟下山來尋看。只見那石崖之下，有土地，山神，監押大聖的天將，都來拜接了菩薩，引至那大聖面前。看時，他原來壓於石匣之中，口能言，身不能動。菩薩道：「姓孫的，你認得我麼？」大聖睜開火眼金睛，點着頭兒高叫道：「我怎麼不認得你？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承看顧，承看顧！我在此度日如年，更無一

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。你從那裏來也？」菩薩道：「我奉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去，從此經過，特留殘步看你。」大聖道：「如來哄了我，把我壓在此山，五百餘年了，不能展揮；萬望菩薩方便一二，救我老孫一救！」菩薩道：「你這廝罪業彌深，教你出來，恐你又生禍害，反爲不美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已知悔了，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，情願修行。」這纔是——
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盡皆知。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

那菩薩聞得此言，滿心歡喜，對大聖道：「聖經云：『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。』你既有此心，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，教他救你。你可跟他做個徒弟，秉教伽持，入我佛門，再修正果，如何？」大聖聲響道：「願去願去！」菩薩道：「既有善果，我與你起個法名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已有了名了，叫做孫悟空。」菩薩又喜道：「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，正是「悟」字排行。你今也是「悟」字，却與他相合，甚好，甚好。這等也不消叮囑，我去也。」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，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。

他與木吒離了此處，一直東來，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唐國。斂霧收雲，師徒們變作兩個

齊癩遊僧，入長安城裏，竟不覺天晚。行至大市街旁，見一座土地廟祠，二人徑進，謊得那土地心慌，鬼兵胆戰。知是菩薩，叩頭接入。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社令，及滿長安城各廟神祇，都來參見，告道：「菩薩，恕衆接遲之罪。」菩薩道：「汝等不可走漏消息。我奉佛旨，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。借你廟宇，權住幾日，待訪着真僧，即回。」衆神各歸本處，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裏暫住，他師徒們隱遁真形。

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